

猎人老张

陈云东

深秋，大自然把浓烈颜料的浆水肆无忌惮地喷向山野，仿佛要在冬天来临之前，把内心的全部激情用完。

通往深山没有路，只有扒松针砍柴火的山民在每年这个季节走出的一条临时便道。阳光落在树梢上，漏到铺满落叶的“浆坡子”（石头台阶）上。

我跟在老张身后，他背着双手，一只手里握一把钩嘴砍刀，另一只手指勾着塑料茶壶扣带。他穿着厚实的冬衣，后脑勺像个葫芦瓢，一络稀疏的花白卷发掩耳盗铃般倒扣在后脑门上，罗锅着两条短腿，高低稳实地踩下每一步，看似不紧不慢，但我气喘吁吁总也撵不上。

二十年前，老张是山里最后的猎人，他住在昂嘴石过去再翻两个山头的大山坳里。山坳是一块方圆几十亩地的平畴，除了几块如屋的巨石，尽是一搂粗参天大树，还有几片茅草地，几代人开垦的梯田里，肥沃的腐叶土地可以种水稻、玉米、茭白，一股撇把粗的泉水从岩石洞里汨汨涌出，冬暖夏凉，滋润养活了老张家的人畜田地。

老张不是专业猎人，平日种地，到了秋冬季，才从屋架上取下长短火铳，上点缝纫机油，捅捅枪管，擦擦枪身。长铳近一丈，栎木的弯把子枪托，包浆油黑铮亮。山脚下的田地收割完毕，散落的稻谷玉米红芋搜食一空，野猪山羊（黄麂）都跑上了山，白天在向阳的枯草窠晒太阳睡觉，天黑了出来，找食板栗，拱嚼葛根。老张家高山晚熟的稻田成了野猪最后的大餐。

自配的黑火药，半寸长的圆铅条枪子，张开嘴，上了炮子的机头。老张腋下夹着枪托，臂上架着枪管，机警地穿梭在夜幕掩护下的灌木丛林，跟饥饿但更警觉的野猪作耐力与耐心的较量。凭着经验与直觉，他能敏锐地察觉到野兽的蛛丝马迹，准确判断猎物的位置走向，一旦目标进入目测距离，刀光火石间，枪响，猪叫，枪子直击前胛打穿心肺。中枪的野猪大部分当场倒地喷血毙命。也有命硬的，现场没有血迹，它屏住呼吸，奔跑出几百米开外，才血溅三尺亡命于石窝或茅草树根隐蔽处。每年，倒在老张枪口下的大小野猪不下十头，挑不上百斤的，肉嫩，剥皮腌制，留了自家冬天慢慢吃，其他的，驮到山下杀猪佬金林家，卖钱。山里人不怎么喜欢吃野猪肉，嫌一股骚味，肉质也粗，所以价格甚至比不上一般的家猪肉。倒是野猪肚，据说能治胃病，留下，专门有外地人来收，能卖个好价钱。

老张今年大概七十岁了，他闻惯了黄烟的涩味、米酒的苦味、松烟的焦味，唯有这诱人的火硝余味，让他在多年后的无数个夜梦里痴醉。

现在的昂嘴石上，都是一人深的茅草、地衣植物，灌木也是矮矮的——老张家还在上面的时候，山上都是房梁粗的松树、杉树、四季青，还有成片的板栗林，以及山雀爱在上面做窝的檀树，黄檀红檀都有，做锹柄枪托极好的硬木。风吹过去，山坳有海浪一样的汹涌和呼啸声。

那年夏天，生产队通过村民大会，决定把树全部砍伐，按立方分到各家各户。因为只有荒山，才便于分山到户，省得挑肥拣瘦。对于老张，对于整个大别山区，这无疑是一场恒久的灾难。但没人反对。

梅雨过后只留下桩兜的树林，有铜钱大的蘑菇，厚厚的地衣松软，大地复苏的气象使人浑身燥热。山蕨抽出筷子长的芽穗，粉



窗畔花影 周文静 摄

粉的，在风中一摇一摇的。映山红殷殷地开，从昂嘴石一直连到远处的六甲寨。

又过了几年，封山造林，飞机播种，山上的树木长得有椽子粗细。退耕还林，老张家除了糊口的几亩稻田，其他瓜蒞田菜园地都叫退了耕。初秋开始，每天太阳下山，老张就驮着火铳去稻田，野猪闻到了稻穗灌浆的气息，拖家带口来了，偷吃不算，还要在稻田打滚嬉戏，本就面积不大的梯田里，成片的稻子就倒伏在泥浆里，打枪都赶不走。野猪跟老张玩起“敌来我走，敌退我来”的策略。过了霜降，收稻子，再过小雪，山上黄叶落尽，老张就在附近山上野猪出没之处挖陷阱，下套子……

终于有一天，村干带了镇上派出所的干警上山来到老张家，宣传禁猎禁枪政策，动员他上缴土铳。老张吱吱抽着黄烟锅，听他们说，说家伙你们都可以带走，明年我家稻子玉米要是被作掉了，没吃的，我就到你家去吃饭。来人相互瞪眼看看，作罢，临走留下一句话：枪不能下山。

2017年，作为建档在册的贫困户，老张从住了几代人的大山顶上搬迁下来，到靠近来榜镇的一个组落脚，买了人家的老屋基，盖了一栋两层小楼。新房的水泥砖裸露，窗户只有铝合金框子，蒙着塑料薄膜。当然，他所有的打猎家伙不可能再用了，锁在了山上老屋里，几年下来，锈成了烧火棍。

老张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街上人，只是走路还保留着常年走山路习惯——脚抬得很高，用力踏下去，有仇恨似的。背着双手，稀疏的白头毛更加稀疏，上身前倾略弯腰，远远能听到他的咳嗽声，像从地里冒出来，潮湿，有山野的寒气。

空闲，老张还会爬上昂嘴石，回老屋，望望坍塌的长满荆棘茅草的家园，野猪在里面做窝，肆无忌惮地叽里呱啦。老张地上扔了一块石头砸进去，稍微安静一会，又继续折腾喧闹开了。菜园、玉米地、稻田，皆荒了，指头粗的苦竹疯长，屋后水沟里的泉眼长时间不用，已看不见出水。

踩着带露水的夜色下山，炊烟从山脚的野地里淡淡升起，慢慢扩散，与来榜河边的雾岚融为一体。桑树田里的牛，哞，哞，一声长一声短地叫唤开来，归鸟从枝头上掠过。

棠梨依旧

胡松本

甘家山，隶属安徽省宿松县下仓镇九成村，是一座宁静的自然村落。村庄外围，一丘坡地绿意葱茏，千余株古老的棠梨树于斯丛生。因其坐落于长河桥东、黄湖岸北，“棠梨春岸”美名应运而生。

“棠梨花开了，有时间回来吃顿饭不？”一通电话，驱散了我周末的慵懒。初中同学杨庆根现任九成村党总支书记，他热情邀我到棠梨春岸赏花。清明时节，日暖风轻，长河大桥建成通车也已三个多月，的确是时候回乡看一看了。约上两位摄影好友，驾车疾驰，奔赴这场与棠梨春岸的春日之约。

“往昔，棠梨春岸不过是一处鲜有人知的野湖滩涂，百年来，棠梨树悄无声息地在此生长。如今，这里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文旅新地标，虽说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，可那份与生俱来的自然纯真，却从未褪色。”抵达甘家山，杨书记当起了导游。每年三月，古老的棠梨树在春风的轻抚下，挣脱冬日禁锢，尽情舒展身姿，热烈绽放春色。洁白的棠梨花，如一只只翩翩起舞的雪蝶，又像缥缈的晨雾，一团团、一簇簇，毫无保留地将馥郁芬芳倾洒在空气中，勾勒出一幅美到极致的春日盛景。

棠梨，又名甘棠、杜梨。文人雅士还赋予其一个诗意的别称——“三月雪”。棠梨春岸，汇聚了千余株百年棠梨古树，姿态万千。有的生长在湖岸边，临水照影；有的扎根于石缝中，倔强呈现；有的隐匿村舍旁，恬静而立。这些古树形态各异，有的主干挺拔似树，有的枝蔓蜿蜒如藤，横七竖八，野蛮生长，看似毫无章法，却在岁月的雕琢下，形成了独一无二、不可复刻的自然景观。说来有趣，甘家山村民组里，竟无一户人家姓甘，村民皆姓杨。此地原本因遍地甘棠树而得名，在宿松方言的代代相传中，甘棠山渐渐叫成了甘家山。

“料峭寒春晓，棠梨花放早。”行走在棠梨树丛间的彩虹道上，仰望坡岭之间，那一枝枝、一簇簇、一片片奶白色的花朵，如飘浮在空中的云朵，轻盈自在地在头顶游荡；又似汹涌澎湃的浪花，在花海里翻涌奔腾，将整个丘坡装点成花的海洋。微风拂过，花枝轻轻摇曳，花瓣如雪花簌簌飘落，如梦似幻的花雨美得让人心醉神迷。

棠梨不只是花好看，它的果实、枝叶以及根，均可入药，具有健胃、消食、止痢、止咳等功效。在过去粮食短缺、日子艰难的岁月里，棠梨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和高产的特性，是人们的“救命粮”。将它的花、叶采摘下来，做成一道道简单朴实的菜肴，可以填饱肚子。

在农家菜馆里，同学特意招待我们品尝凉拌棠梨花。一丛丛棠梨花蕾，经过开水焯烫后，大部分苦涩味都已去除。那些还没绽放的花蕾，微微泛着红，在厨师的精心摆弄下，就跟精美的艺术品似的。放入口中一尝，淡淡的苦涩与脆嫩的口感相互交织，瞬间勾起了我心底对家乡的眷恋，对童年纯真时光的怀念。

相较棠梨花，我对食用棠梨果的记忆更为深刻。棠梨果形似梨子的“微缩版”，挂在带刺的枝条上。未成熟时，它呈现出灰绿之色，酸涩无比，令人皱眉。入秋后，果实变黑熟透，散发出香甜的气味，口感变得软糯绵蜜，是孩子们的“宝藏零食”。当年，我们上学路过甘棠山时，经常爬树采摘，即便被刺划伤，也乐此不疲。成年后，再品棠梨果，却缺少了往昔那纯粹的滋味。

游客们在林间步道悠然漫步，于花海中惬意穿梭，有人举起相机，定格下美好的瞬间；有人闭目凝神，静静聆听蝶舞蜂鸣，沉醉于大自然的温柔怀抱。

甘家山的千树棠梨，不仅仅是美景，更是岁月的见证者，静静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。

